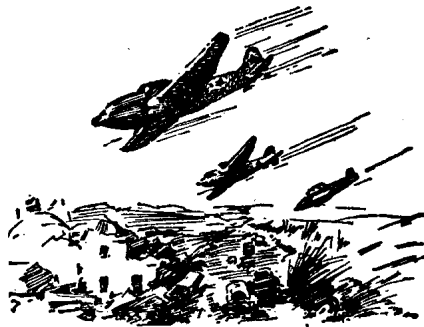


在多瑙河兩岸

伊·瑪爾金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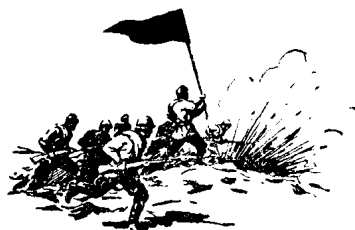
光明書局出版

820(2)
1118

在多瑙河兩岸

蘇聯 伊·瑪爾金著

葆 煦 譯



光明書局出版

原 書 名 НА БЕРЕГАХ ДУНАЯ
原 著 者 И. МАРКИН
原 出 版 者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1953

在多瑙河兩岸

著 者	蘇聯 伊·瑪 爾 金
譯 者	葆 煦
出 版 者	光 明 書 局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一號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印 刷 者	新中央印刷所 華成印刷所
經 售 者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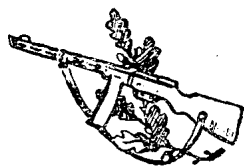
字數 411,000 字 開本 762×1036 1/25 印張 23 $\frac{13}{25}$
195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1-18,050 冊
定價 15,900 元

內 容 提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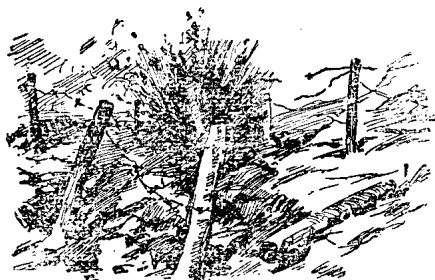
本書描寫蘇軍在斯大林第九次衝擊中，亦即布達佩斯戰役中，如何英勇無畏地擊潰了法西斯匪軍，解放了布達佩斯；中間穿插一對愛人——集團軍司令部參謀阿克先諾夫少校和特等射擊手娜絲嘉的故事。

蘇德戰爭到布達佩斯戰役階段，已接近尾聲，但希特勒匪幫還在作垂死掙扎，因此戰鬥依然是激烈而殘酷的。英勇的蘇軍，爲了祖國的自由與獨立，爲了拯救匈牙利人民，又不斷出現了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人物。書中對這些人物都有真摯動人的描寫。

本書充分表明了斯大林軍事科學的優越性。本書主人公之一集團軍司令員阿爾塔耶夫的作戰計劃體現了斯大林的軍事思想。無論德寇如何狡猾，終於被蘇軍擊潰。本書對諸兵種協同動作，在計劃、組織和實施上，都有深刻的描寫。



第一部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一

在無邊無際的平原上，孤獨地矗立着一株多年的栗子樹。樹枝沉重地向地面低垂着，被砲彈打得七零八落的樹頂毫無生氣地倒在樅杖上。路上揚起的混濁的灰塵，在樹葉上蒙了一層很厚的土，因此整株樹都成灰白色的了。

「娜絲嘉，瞧，這株樹屹立着真像個勇士哩！」一個穿着兵士大衣、揹了一個輕輕的背囊的姑娘，清脆地喊了一聲。

她跳過一道已經塌陷一半的戰壕，一面跑一面把大衣解開，坐到樹底下。兩手抱膝，沉思了片刻，後來霍地一仰頭，深深地歎了口氣。

「什麼時候才能看到多瑙河呢？」

娜絲嘉慢悠悠地走到她女伴的身旁，把大衣上的灰塵抖落了一下，又用手帕把淺黑的、飽經風霜的面孔，揩了揩。

『冬妮亞，我們不久不但可以看到多瑙河，而且還可以看到布達佩斯和我們自家的人呢。』
『哎，當初真不如和飛行員們一道走呢……』冬妮亞失望地一揮手，掏出一面小鏡子，對鏡微笑了。她那一雙瞪得很大的亮晶晶的眼睛在熱情地笑着，兩旁圓圓的笑靨在高出的兩頰上浮起，豐腴的、薔薇色的嘴唇在微笑中歪着。

從不遠的地方傳來一陣輕微的聲音，一陣響似一陣，兩個姑娘待要向四下裏張望，突然一片藍褐色的煙霧已籠罩在她們的身上。玉蜀黍的落葉和枯黃的草梗呼嘯着，從地面飛起。

冬妮亞驕地跳起來，正要掩起大衣，反而被一陣風吹開，帽子也被風吹掉，熱烘烘的灰塵撲在臉上。她兩手一擺，驚叫一聲，又坐在地上了。

娜絲嘉爲了與風搏鬥，身子微微向前挺着，頭向後仰起，細眯着一雙沉靜的眼睛，清耀的面孔上泛起一片紅暈，一雙纖手用力地握緊了拳頭。

多年的栗子樹的枝葉呼呼地互相撞擊着。本來很堅實的一株樹，這時却震動了，在呻吟着。旁邊有個沉甸甸的東西跌落下來，碰到地面，又索索地滾向大路去了。

車軋聲和呼嘯聲忽地平息下來。旋風像剛才衝過來一樣，又迅速地向西方吹去了。
冬妮亞很納悶，不知是怎麼回事，揩乾了眼淚，驚奇地瞥了栗子樹一眼。

青綠的、間或發了黃的樹葉，在太陽光的照耀下，一絲不動。倒下的樹頂已經被風吹落在地

上，多年的老樹現在顯得嬌嫩了，新鮮了。在粗大的、斑痕纍纍的樹幹四周，鋪滿了枯黃的葉子。成熟了的栗果活像一串串的琥珀。娜絲嘉檢了一把陰涼的光澤可愛的鮮栗子，玩弄了一回，然後小心地蹲下身去，在戰壕邊上撥開土，扒了一道小溝，把檢來的栗子都倒在裏面了。她把它們埋好，站起來吁了一口氣說：

『好啦，怎麼樣，咱們走吧。』

『走吧，』冬妮亞又最後一次瞟了栗子樹一眼。微風嫵媚地吹拂着那顯得嬌嫩了的樹葉。纖細的、長長的樹枝輕輕地搖擺着，好像在瞌睡。

『汽車！』冬妮亞喊了一聲，就向大路奔去。

遠遠浮起一條長長的塵霧。這條塵霧很快地擴大起來，不一會出現了一輛汽車。

『原來是輛小汽車，』娜絲嘉十分懷喪地一擺手說，『人家不會讓我們坐上去的。』

『我們可以要求一下呀，』冬妮亞堅決地反駁她，跟着就跳過一道乾溝，揚起手來。

娜絲嘉心裏很不自在地隨着她走過去。汽車開近了，她又驚又喜。她隔了汽車風窗看到裏面坐着的是阿克先諾夫。他正坐在司機的身旁，吸着煙。

『柯利亞！阿克先諾夫！』娜絲嘉喊了一聲，剛來得及往後跳開。少校的肩章，扶在駕駛輪上的一雙手，兵士膝上的衝鋒槍都倏忽地閃過去了。

『柯利亞！』她又叫了一聲，聲音已經低下來，使人窒息的灰塵噙得她咳嗽起來。『他沒有看到……來不及煞車……馬上會回轉來的……』娜絲嘉喃喃地安慰自己說。頭上幾縷濃密的光亮

的頭髮披散開來，遮住了她的面孔。她並沒有去理頭髮，只是盡力抑制着急促的呼吸，並用心地聽。汽車發動機的最後聲響在遠處消失了。

冬妮亞曉得娜絲嘉一直在幻想着和少校阿克先諾夫見面。在預備團的時候，她一天總要跑幾次去看信，一有信來，就急不可待地把信拆開來看。娜絲嘉看信時，是不許別人打擾她的。

『這算什麼，讓他去吧，』冬妮亞安慰她似地說。『難道再沒有汽車了嗎？汽車有的是！我們會搭上比這更漂亮的車子呢！』

娜絲嘉轉過身，緩緩地向大樹踱去。心灰意懶地垂着兩臂，大衣的底襟敲打着兩腿。

『又來了一輛！』冬妮亞驚叫了一聲。

娜絲嘉漫不經心地抬起頭來。一輛小汽車在太陽照耀下閃灼着光輝，平穩地在大路上急馳着。在它後面，有一輛越野汽車滿載着兵士在凸凹不平的道上，一起一伏地爬着。

『不要攔，大概是什麼首長，』娜絲嘉懶洋洋地說，很自然地整理了一下皮帶，把頭髮掠到帽子後面去。

『首長有什麼關係？他會讓咱們搭車的，』冬妮亞執拗地反駁說，一面向大路奔去。

『我們等一下大卡車吧，』娜絲嘉攔阻她說。

汽車駛近了。娜絲嘉原來並不想往車裏看，但是好奇心戰勝了她，等汽車和她們並齊的時候，依然向車裏瞟了一眼。

『司令員，陸軍大將，』她輕聲地說。

『姑娘們，到哪裏去呀？』大將打開車門向她們說。

娜絲嘉挺起身子，仰着頭飛步跑近汽車，行了個舉手禮，報告說：

『特等射手中士普洛霍羅娃和普通兵維絲柯瓦托娃到本部隊去。』

冬妮亞覷了大將一眼，除了四顆金星肩章之外，什麼也沒有看到，這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和大將這樣接近。使她吃驚的是娜絲嘉居然能那樣怡然自若地和大將講話：

『她叫冬妮亞·維絲柯瓦托娃。她在特等射手訓練班畢業。』

『好的，現在你們可以搭伴了，』大將一面回答，一面伸出手來。

冬妮亞看到長長的褐色的手指，她很納悶，爲什麼他把手伸得老長。

『您好，冬妮亞，』她聽到了這個問好聲，好半天才回味過來，原來大將是在招呼她。

她趕快抓起背囊，可是立時又把它撂下了，跑到汽車跟前。

『我們這就認識了。我姓阿爾塔耶夫。』

冬妮亞怔怔地望着大將，她怎麼也不能相信，原來面前就是娜絲嘉常常對她說起的那位近衛集團軍司令員。她心目中的阿爾塔耶夫大將一定是身材高大，英氣勃勃，有着一雙鋼青色的眼睛，眼光犀利，嗓音洪亮，神色凜然。但是現在所看到的却是個中年以上的人，兩頰凸出，面色純樸，一雙慈祥的淺藍色的眼睛，身材並不高，兩眉圓闊，既看不出什麼英勇的氣概，更談不上什麼威嚴。只是在看到那金色的肩章和一頂漂亮的大將帽時，才會想到他的軍階很高。

『喂，坐進來吧，我把你們送去，』他用微嗔的低聲說，『你們要徒步走去，還相當遠哩。』

齊若夫師已經接近巴拉敦湖了。」

冬妮亞抓起背囊上了車。娜絲嘉也隨在她身後上了車。司令員的副官，一位年輕的大尉，幫着她們坐好，汽車開走了。

冬妮亞很快就不再像剛才那樣拘束了，興高采烈地談起來，一會望望大將，一會又看看他的副官：

「啊，可把我們煩死了！……最初動身的時候，我們乘的是火車，搭的是客車。由沃龍涅什到庫爾斯克，一路上非常舒服；後來又和高射砲兵一起乘火車到基輔……又是拉手風琴，又是唱歌，又玩又樂……一到羅馬尼亞，可就受了罪。碰到什麼坐什麼，有時搭火車，有時乘輕便火車，你們知道那輕便火車吧，就是掛兩個車廂，很小，走起來很快的那種火車，有時又坐大卡車，現在只落到徒步！」

司令員左臂放在汽車靠背上，半轉過身來，用心地聽她講。冬妮亞講她如何在一九四二年志願參軍，如何倒了霉在預備團裏呆了兩年，在糧秣處當文書，如何幻想學好射擊本領，好到前方來當一名特等射手，如何暗地裏跑到射擊場上「即使射一下」，也很高興，如何哀求首長准她到特等射手訓練班去學習。

冬妮亞觀察大將的眼色，覺得他很注意她所講的話，而且還樂意聽下去。

「您知道，後來娜絲嘉來到預備團，我們就成了很親密的朋友。這回是她幫助我到前方來的。我們團裏大家都很尊敬她哩……」

娜絲嘉狠狠地擰了她的胳膊一下，冬妮亞啊噎了一聲，就不再響了。

大將微微露出了一絲笑容。

『你們到前綫上不害怕嗎？』

『您講的是什麼話，』冬妮亞興致勃勃地說，『絲毫也不怕！我們在演習的時候，都是用實彈，我也沒有怕過。』

『演習是一回事，到前綫可就不一样了，』司令員回答說，閉起眼睛，深深地吁了口氣。他好久不作聲，好像忘掉了這兩位姑娘。

冬妮亞凝視着他那刮得發青的左頰，捉摸着大將在思索什麼。

『在前綫上要吃苦啊，』阿爾塔耶夫說，眼睛依然閉着，『尤其是你們姑娘家。』

『大將同志，可是有哪個人輕快呢？』冬妮亞又匆匆地說。『我們已經打了四年的仗了。』

『是的，四年了，』司令員回答說，猛然把兩肩一聳，向四下裏望了一下，『四年了！……』

這時冬妮亞才發覺，路上的情景已經完全改觀了。她們坐的這輛汽車正在大路上疾馳，趕過了許多大卡車、馬車、汽車。所有的車輛都在往同一個方向奔。

娜絲嘉把臉貼近玻璃窗。這裏已經到了軍語所謂集團軍後方。前面不遠就是前綫。娜絲嘉注視着流水般的來往車輛，不由得想要找到剛才在空曠大路上飛跑而過的那輛汽車。

她曉得她隔了汽車風窗所看到的阿克先諾夫少校是在阿爾塔耶夫大將司令部裏工作的。她心想向司令員打聽一下他的情形，但是難於啓齒，儘管她從這位大將手裏領到過兩次勳章，而且大

將和她講話向來也都是和藹可親的。

『喂，怎麼樣，娜絲嘉，在後方很滿意吧？』大將忽然問了一句。

『不，不大滿意，』娜絲嘉聽了這句問話，感到很突然，沒有來得及準備好，就含糊地回答了。

『她一心想要到前綫上來，』冬妮亞替她的女友回答說，『大將同志，她……』

娜絲嘉捏了一下冬妮亞的手，瞪了她一眼。

『……她有一顆前綫的心，』冬妮亞若無其事地把這句話講完，隨着笑起來。『真不曉得她在戰後怎麼生活下去哩？一定總是往電影院裏跑，去看戰事片吧。』

『可不是，習慣於前綫的生活，要有很嚴肅的感情哩，』大將說。『你們到前綫上去呆一下，就會感覺到的。我告訴你們，前綫是能夠改造人的，會把人的整個心理改變了的……看，前面是多瑙河了……』

這時汽車正在一個小鎮的街心上駛着。左右兩面接連不斷的盡是一排排的紅瓦頂的白房子。灰色的門窗緊緊地關閉着，使得這個小鎮顯出一幅陰黯而枯燥的景色。

在寬廣的碎石路上，駛着三排汽車，路邊走的是馬車，笨重的履帶牽引車從兩旁的巷子裏爬出來。太陽像一面紫紅色的圓盤，從一綑綑的灰塵中暗淡地露出來。

『向左拐彎，到河崖去，』大將斷斷續續地命令說，他的嗓音兩位姑娘聽來還是很生疏，大將沉重的身體壓得座子的彈簧咯吱咯吱的響。

司機猛然將車往側面駛去，從兩輛大卡車當中穿過，這時恰好由巷子裏馳出幾輛馬車，他十分敏捷地往旁邊一閃，就開上了一個小小的高坡。

司令員面色陰黯地向前望着，兩眼不時地看看天空。

汽車停下來了。面前是一個很陡的下坡，底下是渡口的浮橋橋板。娜絲嘉一下子沒有弄清楚那裏在搞什麼。這裏兩旁是小丘，上面長滿了樹木，中間是條狹窄的隘路，路上汽車的發動機在吼，人也在喊，馬車在發出唧唧啞啞的聲音。

司令員下了汽車，站在一個小丘上，把手一揮，不知對副官喊了一句什麼。

『這是哪兒呀，娜絲嘉？』冬妮亞問。

『多瑙河，渡口……』

冬妮亞仔細看了看那座浮橋。它好像是條帶子，順着水面漂過去，消失在一團煙霧之中。河面很寬，在對岸，從暗藍色的煙霧中，露出一些看不大清楚的形象，說不上是山峯呢還是村莊。像帶子一般的浮橋，看去輕飄飄的，一點也不結實，只要多瑙河的浪潮一往上湧，它就會折斷，隨波逐流地向下漂去。有幾百輛汽車、牽引車、馬車從三方面向這條帶子湧來。究竟是誰在這裏指揮交通，怎樣指揮的，簡直是叫人摸不清。汽車一輛跟着一輛爬上浮橋，緩緩地一搖一擺地在橋上走，拖得長長的，看不到邊。

司令員身旁站了幾個軍官。他狠狠地揮動着手，對他們講話。軍官們都一聲不響地站在那兒，也不敢正視司令員。娜絲嘉傾聽着司令員的講話，在車聲喧囂中她只能聽到三言兩語：